

# “香油果子”

□许芮语

小区门口拐角处有个卖早餐的小摊，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开始烈火烹油，炸油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，一大早就勾起了人们的食欲。油条，老家俗称“香油果子”，是我童年的一道超级美食。

20世纪80年代的东平乡下，“香油果子”才是油条的正统大名，也只有“香油果子”这四个字才能匹配它的美食地位。我时常看到大人对着满地打滚的孩子说：“别哭了，快起来，给你买香油果子去！”孩子听到往往会瞬间停止哭闹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做好马上就走的架势。其实很少有孩子能真正吃上“香油果子”，因为大人的许诺总会被一竿子支到遥远的“明天”，而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吃一顿“香油果子”如同过年。

离我们村很近的尚庄，每月农历初六、十六、二十六开集，只要我不上学，爷爷奶奶就会带我去集上——一方面让年幼的我放放风、长长见识，一方面是为了卖掉家里攒下的一个星期的鸡蛋。那是我盼望的假期活动，集上的一切都令我感觉新鲜，而且，我还能吃到美味的“香油果子”。

一到集上，爷爷就找他的烟友

撮旱烟去了，奶奶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撂地摆摊，我则缠着奶奶要吃“香油果子”。一两个钟头过去，鸡蛋就卖完了，奶奶笑眯眯地把钱数一遍，用她的小花手绢包好，带我去买“香油果子”。

我隔着老远就闻到了“香油果子”的香味，催着奶奶赶紧走。奶奶一手挎着篮子，一手被我拽着，颠着小脚摇摇晃晃跟我小跑起来，边跑边骂：“小熊羔子你慢点，再跑把你‘馋虫’打回去！”我不顾奶奶叫嚷，气喘吁吁奔到“香油果子”摊前。

四根竹竿挑起一块白洋布，形成了一个简易的帐篷。说是帐篷，其实根本起不到帐篷的作用，白洋布被油烟熏得油脂麻花、七窟窿八洞，一年年的，倒成了“招牌”，想买“香油果子”的人，冲着它来准没错。帐篷下是一张一米长的桌案，桌案上放一个大盆，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油亮亮的面。桌案旁支着一口七印大锅，炉火很旺，里面半锅油不停翻滚着，冒着金黄色的油花。老板动作麻利，双手在面团上翻飞，切条、抻面、下锅一气呵成，两条松



软的面块瞬间油花四溅，由白变黄。老板拿起一双半米长的竹筷插进油锅，来回拨动着，帮锅里的“香油果子”逐个翻身，等两面炸至金黄，再用一个大铁箴篱将其捞出，倒在油锅旁的大网筛里。老板和奶奶交谈两句，麻利地夹起几根“香油果子”放进秤盘，用一张巴掌大的灰草纸顺势一裹，缠上草线，提溜起来递给奶奶。奶奶从中抽出一根，塞到我手里。刚出锅的“香油果子”外酥里嫩，我大口嚼着，两个腮帮子上都是油。

小学三年级暑假，我去了鲍店煤矿的大姑家。每天一早，喝豆浆吃“香油果子”是城里人的“标配”，这种早餐标准让我流连忘返，本来短住两天的计划也因此延长了半个月。回家后，我逢人便讲鲍店的“香油果子”有多好吃。

初中时，妈妈为补贴家计，做起了“香油果子”的生意。起

初，妈妈炸的“香油果子”不仅颜色发黑，面还很硬，这样的“香油果子”哪有人买，就连我也懒得嚼上一口。妈妈将卖不出去的“香油果子”切成小段炒大白菜，没想到竟成了一道拿手好菜。几番尝试后，妈妈的“香油果子”终于炸成功了。每天清晨，妈妈便推着大金鹿自行车走街串巷，叫卖“香油果子”，那特有的酥香，也随着妈妈的叫卖声满街飘荡……

如今，“香油果子”已成为家常便饭，大家多叫它油条，唯有那些慢慢老去的人，心里还装着一个“香油果子”的故事。当年叫卖“香油果子”的妈妈已步履蹒跚，那辆大金鹿自行车也在南屋里慢慢腐蚀，像是提醒我，一个时代的远去。

或许，油条终究不是“香油果子”，我也尝不到记忆中的那种滋味……怀念香油果子，怀念那满街飘香的岁月。

# 我家的老鏊子

□郭泗耀

我从小吃着煎饼卷大葱长大，煎饼的味道，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在我老家的厨房里，有一盘铁鏊子，它被裹在黄色的油纸中，静静立在墙角十几年，一直与柴草为伍。一个月前，因为要拆迁，我陪父母回了一趟老家，母亲在收拾厨房时，一眼就看到了那盘铁鏊子。母亲示意我搭把手，帮她把鏊子抬出来。她小心揭去了上面包裹的层层油纸，我分明看到，铁鏊子依然透着黑漆漆、油亮亮的光。一幕幕与这盘铁鏊子有关的往事，开始浮上心头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忙于教学，每天披星戴月上下班，家里大小事务指望不上他，全靠母亲一人操持，包括摊煎饼的活计。每日放学归来，我总会第一时间扎进厨房，母亲便为我

叠好一张煎饼，将事先剥洗好的一截大葱卷上，然后抹一层猪油，让我到堂屋里充饥。

印象中，母亲每隔十天半月就会摊一次煎饼。不大的厨房里，袅袅烟雾模糊了她的脸庞，母亲弓着腰，将一个硕大的面球在铁鏊子上一圈圈地滚来滚去。面球滚过鏊子的刹那，会发出“吡吡”的声响，随之冒出一缕白色的烟气。母亲就在这种烟气中，摊好了一张又一张金黄色的煎饼。我曾想帮助母亲，哪怕只是帮她烧火，却被她温柔拒绝了，她怕我不小心被火苗烫伤。后来，在我的再三央求下，母亲才勉强同意我帮她往灶里添柴。母亲一边摊着煎饼，一边指导我如何把握火候——火势大了，摊出的煎饼会糊；火势小了，煎饼会被鏊子黏住。我按照母亲的提示，小心翼翼烧着火，有了我的帮忙，母亲摊煎饼的速度明显更快了。

往事如烟，眼前这盘油光锃亮的鏊子，显然也勾起了母亲的回忆。母亲说：“这盘鏊子闲置十多年了，我一看见它，就想起了我用它摊煎饼的那些年月。它摊出的煎饼那叫一个香啊！你们哥俩打小没病没灾，长得这么高大结实，多亏了它。是地瓜面、玉米面、杂粮面煎饼养大了你们……”沉浸在回忆里的母亲一脸慈祥。这种鏊子情结，也许只有母亲一人深深懂得。

前些日子，母亲让我陪她和父亲再回老家时，先去集市上买些玉米、小米等杂粮面，她说她想再在

老家摊一次煎饼。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，精力体力不比当年，我委婉劝她：“超市里什么样的煎饼没有？您想吃啥就买点啥，干吗非得亲自摊呢？多辛苦啊！”母亲慈爱地笑着说：“买的煎饼再好，也不如亲手摊出的煎饼味道实在。我就是想念那盘老鏊子的味道了，我想尝尝摊出的煎饼还有没有当年的滋味。”母亲心意已决，我也只好妥协。

上周末，我带上杂粮面，陪父母又一次回了老家。母亲打扫了厨房，支起了那盘铁鏊子，我烧火，她和面，又一次在老鏊子上滚起了煎饼。摊煎饼时，母亲满脸兴奋，竟一口气摊了一百多张。我担心她累着，一直劝她：“够吃了，别摊了。”母亲却执意继续，直到手中的面团越来越小，才意犹未尽地停下。

母亲将摊好的煎饼叠好，分给左邻右舍一些，然后为老鏊子安排了新去处。母亲说：“老家拆了，鏊子就没地方放了，与其把它当废品卖了，不如送给隔壁你大婶吧！”邻家大婶和母亲一样，摊了大半辈子煎饼，往后还会继续摊。她家鏊子破了个口，用起来远没有这盘老鏊子顺手。我和父亲十分赞成母亲的提议，大婶家暂时不用搬迁，把老鏊子托付给她，也算是留了个念想。

从老家回城后，母亲像了了一桩心事。她吃着亲手摊的煎饼，眼角溢出了泪花。

